

篇名:游泳課

水。

你知道所有的水池都清澈見底，沒有漩渦、暗流或任何只屬於傳說的怨念，總是平靜無波，然而你卻也知道，在你泅泳時，水仍會將你吞噬。你知道自己會踩到池底，畢竟你一向不敢往深的地方去。你知道自己一輩子也不會成為浮屍，至少不在泳池裡。在這裡沒有任何攸關生死的事，儘管生命總在水中生滅。

你知道所有泳池都是溫水游泳池，但當你浸潤其中並擾動池面時，往往覺得刺骨。你知道自己會滿滿習慣，於是恐懼不再是恐懼，冰冷不再是冰冷。你知道這種熟悉的感覺，麻痺即吞噬。你知道一個泳池在清晨與深夜的樣貌，池底或許打了盞黃燈，又或許只有池面反射頭頂的白光。你知道水在流動，細微悄然地流動，在馬達間換取潔淨。你知道那窒息的氣味也是為了潔淨，設計奇差的更衣室亦然，好想泳池的存在就是為了潔淨，或者更極端地，代表著潔淨。

彼時你尚未知曉自己怕水，就像你尚未得知有一天你將不再怕水。你不知道泳池的骯髒，也不知道其他諸多事物的污穢；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或你自己的。你不知道泳池甚麼也不能洗淨，只能沾染。那時你也必然不會知道將來臨池時鮮能再見到無人的景象，很難再聽見沒有人聲的水聲。

你也不會知道，那裏成為一個尷尬的場所。

你們站在池畔，解開襯衫的鈕扣，再怎麼快也覺得漫長，所有細微的動作被放大。因為無法確知更衣室的情況，只好事先換上泳褲。你已經習慣更衣室的唯一屏蔽只有窗簾的事實，卻沒有習慣那樣的房間。你厭惡所有毫無遮蔽的設計，身處如是空間中，清楚感覺自己是何等輕蔑地被看待，也輕蔑地看待別人。空間設計者輕蔑地認為你是無權感到不自在者的一員，而這群人的特徵是脫下襯衫後便毫無遮蔽。你也輕蔑地看著那群在眾多隔間門口等待不耐煩便直接開始換上泳褲的人，因為他們輕易接受設計者的蔑視，因為他們自我蔑視，也因為他們必然也蔑視而否定那自我意識過剩的你。你，不值得擁有一扇門。

現在你仍站在池畔，試圖去想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卻只能被恐懼淹沒。你不知道如何看著他人，一如不知如何看著自己。你不知道自己的軀殼是否過於扭曲，是不是只有自己身上有些不平整的疤，是否駝背得太嚴重。你看見有些人身上也有皸瘡，而這一切仍不能使你安心。看著他人時，最害怕回視的眼神。你們都是平凡人，而平凡人不為平凡所擾，只是受到一些不那麼平凡的地方襲擊。你害怕自己太瘦或太胖，被別人記下。

你害怕不美好的軀殼，被某些太美好的靈魂記住。

你必須阻止自己瞥見那些你在意的人，他們從來就看不見你，就算看見，也

不會記得。平時你希望被看見，此時，你希望自己能消失在他們可能的視線中。羞恥的忽視即是救贖，而你習慣於此。在他脫下襯衫或長褲前，你驚訝地發現自己期待看見的，是逸離了美好靈魂的、不那麼美好的軀體，好像這樣就足以使你們共享不完美。你會看見他的皮膚擁有比你更深的顏色，上頭也有無法抹去青春的紅色疤痕，而小腿上也隱約看見黑色的絲線，被水噴濕後黏附在皮膚上，再怎麼不明顯，你還是看見了。當他背過身時，你知道自己必須離開，卻往往等到他要回頭時才移開視線。你以為這就使你們不那麼不同，只是當他自然地走過時，你仍在原地。

你將泳褲的鬆緊帶繫到最緊，打了數個結，你不希望它鬆脫後翻，也害怕在彼岸離水時被水壓或張力褪去衣物。你親手扭著那難以控制的繩線，扭曲糾纏，再怎麼拉直，也會因鬆脫而回復扭曲。你嘗試打了一個又一個死結，認為這樣就能封死一切。你既希望拉緊泳褲，又希望它的緊繃不要顯現出你的身型。

你們在池畔排成方陣，在教練帶領下暖身，所有人都靜默不語，男女皆然。漫長終結，毫無秩序地在水道前等待，手觸摸著池壁，全身顫抖，卻接著聽到出發的指令。你把自己藏在隊伍之後，可能是某個壁間角落，或起霧的玻璃帷幕。你聽著他們一個接著一個離去，探頭時被發現，才被迫重回隊伍。你發現他的背影已濡濕，在岸上咧嘴嘲笑半途而廢的人。五十公尺的長河，有人渡越有人沉溺。只是沉溺的人也能回到岸邊。如果你是沉溺者，你希望一舉斃命，這樣你的醜態便或許能被悲憫替代，或者，成為傳奇。

你在刺骨冷水中尋思死亡，或一些與死相似的感觸。也許此刻扭曲的血管已結起霜片或斑塊，卡再奮搏的心中，只消一秒便能帶你逸離。或者，教練正在和旁人閒聊，而你在池中央抽筋，換氣不及。你想著這當中任何一種可能，絲毫不覺恐懼，因為所有可能接是不可能。

你試著想像自己的動作如何。自由式的右手畫開水面，是一個半圓的不合格諧仿。左手是崎嶇而不確定的桅杆前指，偏離航道撞上浮標。你加快雙腳打水的速度，希望製造出漫天的水花，讓自己隱身其後。這是力量的表現，是形象的模糊。你試圖從眾聲中辨認出自己的水花，卻只聽到沉悶入水的聲音。你看著前方的水花漸遠，反而覺得水聲迫近，呼吸困難；你已落後前人太多。當他們遠離或拋棄你時，你沒能呼救，沒能懇求，因為你只會拖累他們，使他們一同停留在泅泳的絕望中。

但你沒有停下手的揮舞，而使它更加急促，當你妄想成為優雅而孤獨的露脊鯨，下沉與缺氧便使你更加急躁。在水底，你什麼也看不見，也不想看見。你不想看見一個不只有你的水池，不想隨便進入他人的視線，即使只是配角或一景。你甚至以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如何被看見，只能以為自己不想被看見。你奮臂向前，不能追趕上任何人，只是一新一念以為渡越至彼岸後，一切便清晰明朗，你從很久以前就這樣想了。水嗆入鼻腔，在深入之前，你停止吸氣，探向更前方，幾可觸及的岸。到了那裡，你將不再淹沒於無所適從中。近岸，應是幾公尺的距離，你放慢速度，暫緩所有氣息，再次以手臂模仿圓弧，

雙腿緩慢打水，試圖讓最後的畫面優雅些。深深劃入水中，也是種隱身的方法。也許所有人不耐煩地看著你，以為你沒在移動，因而訕笑，但至少，他們便看不見真正的你是如何焦急，如何不知所措。你的手感覺到來自牆上馬達來的暗流，接著摸到池壁。彼岸的池壁，沒甚麼不同。沒有更溫暖，也沒有更喧囂。

你假裝自己沒有喘息，以臂撐體，奮力上岸，暈眩地在岸上站起，維持固定的步伐走向原處，連咳嗽都盡量忍住。沒有人看著你；他們注視著另外兩個水道裡的人。你只是你自己那自作多情的表演者，只能為自己而游。

你走進盥洗室，驚訝發現一扇扇門。你在斗室中試圖解開自己打的死結，門前排隊的人傳來抱怨聲，你知道過了五分鐘。眾人靜默，周圍水聲漸強，你知道或許過了十分鐘。當你想著剪刀時，也許是十五分鐘；當你試圖讓泳褲緩緩褪離時，放棄解開的可能，可能是二十分鐘。你不能不想到他。他總是那樣乾淨俐落，也曾簡單地為你解決問題。此刻，困在淋浴間裡的你竟然想到他。你想著自己尷尬地告訴他情況，想像他荒唐的微笑及你的羞恥。但問題會解決，結會被解開，被一雙來自他人的手解開。你仍用力的朝各個方向拉扯，探詢線頭。時間仍在流逝。你想起電影裡的淹水密室或地窖，主角試圖逃脫，總得在在濁水裡睜眼(雖然不合理)，於窒息前找到提供氧氣的裝置或者天花板的操縱桿。這正是你現在在做的事。

你花了近三十分鐘，解開自己的結。

解開的結線扭曲，翻轉數次。你顫抖著手，在黏滯中掙扎脫下，然後打開水龍頭。水自頭上鋪蓋而來，你想起嗆水的感覺，冰冷而愕然，激烈地咳嗽。離開水池，卻像沒有離開。這是一個被水吞噬的世界，人們洗淨自己洗淨彼此，把潔淨黏貼在彼此身上，就這樣相信潔淨，相信世界與自己都純潔無汙，就不用看見自己，也不用端詳對方。

走出淋浴間，在群門及兩個出口處迷路後，成功回到室外。你驚駭地看見他迎面走來，急忙別開視線，頭一轉，雙眼卻被池景及濺起的水花充塞。

水。

你在岸上，被水淹沒。